

画出自己,让笔墨与造化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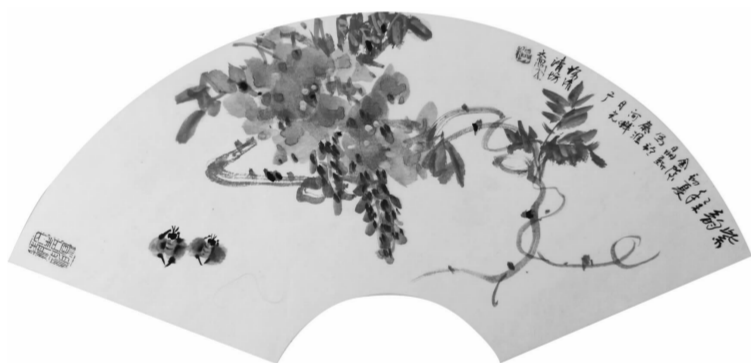
——吴晶新花鸟画赏析

□王华超



吴晶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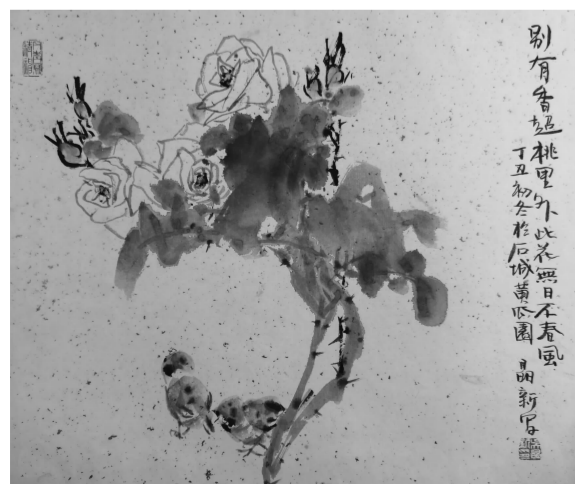
女,1941年生。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理事。1962年毕业于苏州工艺美专。在校期间曾师从画家杨公毅、吴敦木、费新我等先生。后任职南艺美术系办公室主任。在花鸟画学习方面经常得到花鸟画大师陈大羽等教授的指点;长期专注于各种花卉的写生、创作,钟爱表现月季花。



《紫韵》32×62cm



《香飘》27×56cm



《春意》49×5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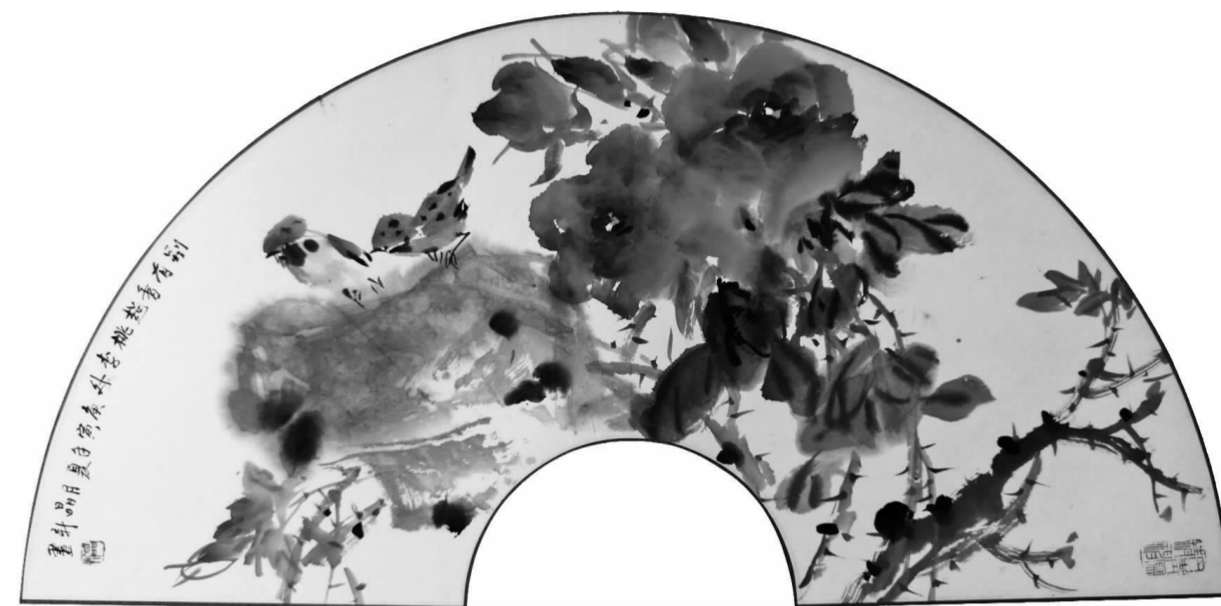
《四时长放深浅红》67×4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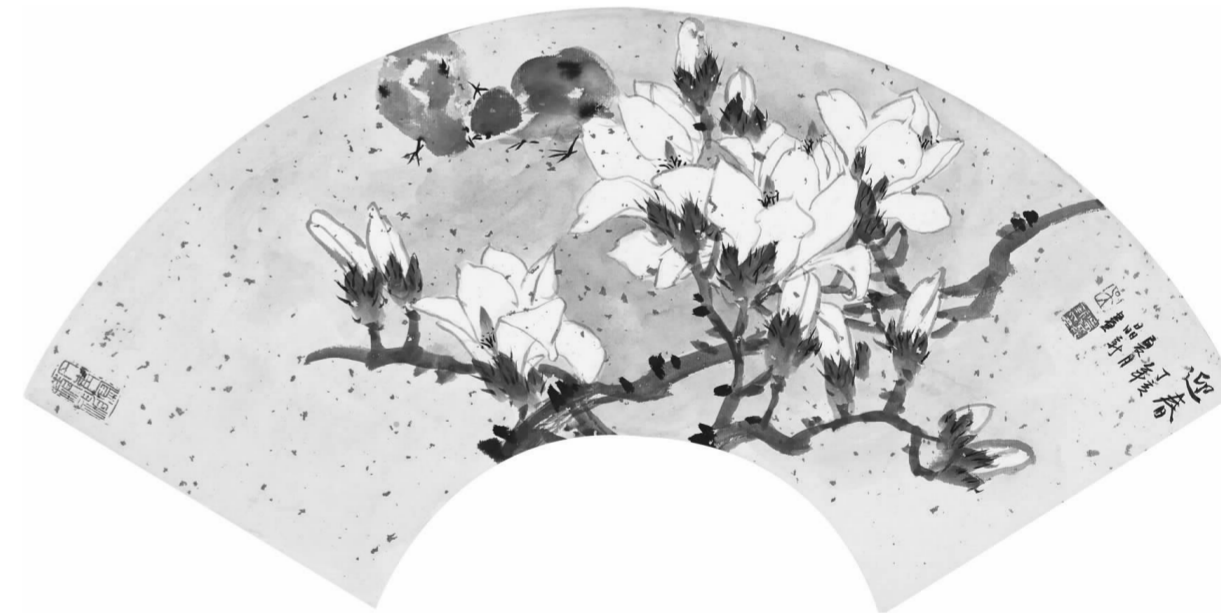
《新芽》42×42cm



《朵朵鲜花占春暖》68×68cm



《春韵》34×68cm



《迎春》32×62cm

吴晶新女士坦言画画是其最大爱好。一个人的爱好是没有理由和奢望的,单纯如清水,爱好就是你的桃源。有人说,绘画是件枯燥的事,要苦中求乐,然而吴女士不以为然,任何事加上“爱好”两个字就是愉悦了。

在花鸟画的学习和创作道路上,吴晶新似乎比常人近水楼台,得天独厚。吴晶新当年在苏州工艺美术学校求学时曾得杨公毅、吴敦木、费新我等名师指导;后来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时则得刘海粟、谢海燕、陈大羽诸大家近教。特别是由于工作上的方便,经常接触陈大羽教授,并有机会聆听他讲课,看他在教室为学生示范作画。由于吴晶新的创作题材由国色天香的牡丹转向娟秀质朴的月季,陈大羽还曾戏谑地笑称吴晶新为“月季皇后”,并为其题写“水滴石穿”条幅作为鼓励。著名美术评论家左庄伟点评吴晶新“近作花卉尤以月季为擅,用心于自然美的表现,造型着色再现自然形态之体现,用笔随意而运,有着苏娟地秀之美。”

“学习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重视写生而不拘泥于写实,重要的是画出自己,让笔墨与造化同行。”这是吴晶新最为深刻的艺术感受。明代董其昌曾有这样一句名言:

“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以天地为师。”这句话强调了“师前人”与“师造化”的先后顺序,可谓真知灼见。凡是有过绘画经历的人都知道,不掌握规范的程式性的程序而直接面对自然创造艺术形象是非常困难的,同时反过来看,一味地强调笔墨神韵而忽视具体物象,也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此虽然“笔墨神意”非常重要,但是“舍形无以求意”。因此,让笔墨与造化并行,成为艺术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依然指导着当代中国画的创作。一幅能真正拨动观者心弦的中国画,需要具备关键的两个要素:图式与韵味。形式佳构作为一门学问,年轻画家亦可悟之;而韵味深化包含精深功力,则必大器晚成。因此,图式要顿悟求变,而韵味须恒定渐修。像齐白石画虾,从年轻时候一直画到八九十岁,黄宾虹的画也是到了八九十岁才更精彩。朱启鹏甚至到了100多岁,还能画出令人吃惊的画。这就是坚持韵味修炼发挥出来的后劲。如果把中国画家一生的艺术跋涉比作长途马拉松,那么,坚持不懈地韵味修炼,就能支持你跑到终点而不至半途落荒。

“学习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吴晶新显然下了一番

大功夫。吴晶新1979年随爱人李荣洲(著名油画家)调到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先是在资料室工作,接触了大量的美术资料和文献,受到南艺浓厚艺术氛围的熏陶,受益良多。再加上诸多名家名师之教,带来艺术上的很大长进。传统只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由于自然是那样变化莫测,丰富多彩,绘画的表现手法也应是千变万化,画无定法。石涛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画家应以现代人的眼睛,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去走进自然,审视自然,解读自然,“敢以天地为吾师”,顺其自然地去描绘自然、感受自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传统,弘扬传统。相对于中国山水画和人物画而言,花鸟画属于本体性追求,着重反映其中的格调意趣。但因传统花鸟画创作程式化相对偏强,要想在形式技法和表现内容上有所创造,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要难于其他画科。近代吴昌硕已将写意花鸟画技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齐白石更是进一步拓展了题材样式的表现范畴。深入挖掘中国画人文内涵,让其中的审美意蕴得到不断升华,这既是传统花鸟画创造的艰难所在,又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因此成为一些画家努力的奋斗目标。

“重视写生而不拘泥于写实”,是吴晶新刻意追求的又

一条重要原则。花鸟画要想突破前人的窠臼,必须在写生上下功夫。整体观察,局部入手,力求生动细致。不主动贴近生活,不去拥抱自然,就会思维僵化,灵感缺失。吴晶新自言:“我除了向别的画家和传统学习外,也十分重视写生和到大自然中去观察体会,玄武湖和其他许多地方的月季园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朋友的小区內和马路边盛开的月季,曾让我流连忘返。我感到,只有经常对大自然中的花卉实物进行观察、揣摩和写生,才能保持自己作画时的激情和感觉,才能使作品有一种纯朴自然的气息。我为了画水仙花,家里每年都要养许多盆水仙,当我面对盛开的、婆婆多姿的水仙花时就会产生丰富的作画灵感。”写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写生中充满痛苦、徘徊、失望,但更充满了活力、魅力、希望。描绘对象的能力只是绘画手法之一,只是一种技能,技巧虽然重要,但不占主导地位。如何理解对象的美感、分析并掌握构成其美感的画面形成因素才是写生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画什么并不重要,怎样画才是最重要的。当你拿起画笔的时候,重要的是把平时的观察理解很好地消化,融会贯通,一定要有思想。一个好的艺术家,要善于观察,有新发现,而且要观察别人没有观察的东西,不能熟视无睹。花鸟画主要是画花、鸟

之类的自然之物,这些自然之物充满了整个世界,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真正的画家其实所描绘的已不是什么花草草,而是人类的文化、人类的文明。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在创造文明、创造历史。

画作的最高形式是“自然”,老子中有“道法自然”的说法,这个“自然”即西方说的“自然美”,是作画的最高法则,这不容易做到。要笔墨技巧熟练,随心所欲,画出来的东西才很“自然”。黄宾虹曾自题山水:“自然二字,是画之真诀,一有勉强,即非自然”;写意是中国画的核心精神,笔墨是中国画的核心技术。学习花鸟画必须学习自然,画家亲近自然、深入生活、感受生命,从大自然和现实生活中汲取绘画创作的无穷灵感,得神似,显神奇,这是时代发展和艺术创新的实际需要。愿吴晶新女士苦心孤诣,执着前行,在花鸟画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文作者王华超系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书法家、书画评论家、新闻名专栏撰稿人、央视《子午书简》访谈嘉宾、“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笔名文达、文泊月、无急斋、时鸣春涧。曾任徐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